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毛克豐

河南集卷十五

宋 尹洙 撰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為清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晉初以忠於舊君遇禍故人景延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亡太原及劉氏據其地以材勇隸帳下為裨校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内

屬者謀覺牽聯生死君尚幼得小校張譓者持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為苛嵐使軍君往来河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河朔君往依之補衙内都虞候將奏以官有善相者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過五十為豐家時相者言他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卒始来河南因家焉君性剛决少長兵間樂散施以義氣自許與人游處動息持規矩畀意謹甚以是當世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始景氏所匿

其長勲後貴顯繼倫其嗣也季即苛嵐軍使唯君父亡他國與兄弟絶故闕其名君娶郭氏治家訓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五子宗溥宗禮宗濟宗泳宗源宗溥宗禮皆早亡宗濟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堪業進士仲方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令葬於河南太尉鄉萬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誌文為請初予在樞密五丞

相府從事君其婿也與之為有舊後子親之喪在外從事君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於予者德且舊於其親之葬是宜為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嗣卒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寖以仕自進以興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克從字㠝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居鄉以行稱父瑞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髙第為蜀州司戶參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以官儕輩莫敢拒司戶獨叱之且大駡至斷手足死不屈天子嘉之録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莫州任丘尉兾州司理參軍會契丹入冦公率城中豪賈𩓐軍用市民被兵皆制以期會又修理獄事與法吏辨刑章常以議直以勝轉運使劉公綜强力自任於吏事少所推與獨器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

官磁州民有競田者逮繫百餘人累訴莫能決俾公按其事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權知開封長垣縣事天子交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里調芻秸輸致之時河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暴下吏持之嚴民相警動有自相決死者公視賦版均其斂無毫釐過謬或貲喪於故者

輕之勝者增之且威信素著吏蓄縮承風旨民亦莫敢自欺郡中肅然事迎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奭為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煜使還各以其績狀聞真宗顧曰使天下郡守皆如二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畀宜奬任之於是擢為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客員外郎行部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於福州之官署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謹故知新御史王公濟為常山通守一見以

器幹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所至無留事卒以能稱其為人尚義節好施與有燕趙遺風初公既位於朝再贈司户君為太子中允母夫人李氏追永樂縣太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明達有智略至性過人少時母孟氏没邊外夫人未嘗肉食密使諜者訪其母凡十餘年散父貲數百萬卒得母歸宗黨伏其孝二男長傳將作監丞次知節早卒二女長早卒次適緱氏主簿髙鼎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

奉公及夫人之喪葬於河南緱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原其銘曰

朔野之氣節士之裔稟乎勁剛承厥忠毅騁才而聞秉直而遂胡啚其年弗充其志葬河之南得于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

故宣徳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曽祖曰休避廣明之難

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先業佐吴越國為其丞相父璨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辭淳化中以家集工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是悉以奏御得召試對便坐賜出身歷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二縣主簿時靈夏用師仍歲饋輓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遷饒州録事參軍無為軍巢縣令用知已薦授大

理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為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宜其治去必見思世為吳越顯族樂散施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充然均給踈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鏑早亡次仲容今為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拱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髙並幼工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告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

日太博奉公之喪葬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祔焉銘曰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予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惟舊邦才奮而通命難勿充公葬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遂家河南為子孫始

故夫人黄氏墓誌銘并序

河南樂泳来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母以賢行稱於外氏以暨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殁藁殯者

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
夫人姓黄氏世衣冠父慶長司勲員外郎母王氏新泰
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為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於興元
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葬河南永安唐興鄉雙塔
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為
通儒其後世有顯人遂為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為冢
婦性寛裕語言動作為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厲辭
通音律樂施與宗族踈近交稱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

第今為著作佐郎浚早卒永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雖禹次適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為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婦道治内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石墓門圖厥不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太原

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為中興功臣歷晉漢領兵鎮五至
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還第國初疾薨葬河南遂為河南
人父仁浦舉進士早卒君少由進士貢一上不中第用
門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尉不赴官歷河中
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號州録事參軍郡豪趙寳
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且賂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正
之改武信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
部與儕輩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求還

取循資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名府冠氏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終於任年五十君生公侯家雖不及見全盛時然從昆弟或陪符錫封連姻王家尚有故時餘風君獨喜儒術與寒士同趣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豐無所省晚節皆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愈固持論議不為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既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晉州刺史延澤之女明達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

可悲已娶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寶元二年九月丙午嗣子奉君之喪從葬緱氏原紹曾與予交狀君閥閱俾誌於壙且為之銘

太師維祖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緐祉降及禰廟祭以士禮君奮在初乃試於吏既恬乎中亦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緱氏之原祔於先子誰復其始宜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禦率府率葬河南新安遂為河南人考諱曮周顯德二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有名於時贈某官母髙氏追封某縣太君君三歲而孤養於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身授儀州司理參軍再調開封祥符尉遷果州團練判官又歷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幙最後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告老除太常博士致

仕還洛七年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君秉性仁恕談笑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為強屈嘗與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衆益伏掌州庾吏襲故迹欲上下通為姦利憚君初至未有以致其賂乃作匿名書求君黜聰明并以金帛投於廨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為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聞前後薦其行能者數十人止用選部循資格增稟禄而已流輩或驟為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退居無分産以自資恬然不以

憮其心體强無疾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自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於新安縣某鄉某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向氏侍中拱之女封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嘗奏名孝謹有才稱四女適盧貴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宗諤為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窒性焉益通處而貧心焉自充仁者固得其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禮送終君實有子世其清風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君得告於朝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緱氏縣唐興鄉解賈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予始孩先君教以經藝寢為辭章夙夜以戒曰汝進於學齒於鄉士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既歿三年予取進士第又五年始有位於朝先君凡再追命為秘書丞自歿距今十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志悲乎不及見予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

君諱某字某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友多賢士大夫信讓寛厚為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終於家年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兩王氏繼以韓氏兩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第皆祔於君韓夫人今以萬年受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早亡屯田君名瑋實第二子次珙玘琰孫六人並幼銘曰

富而學不及於位子而才不逮其仕追命既告朝服以

遂養不克兮葬則備方礎刻兮孝子志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除授右監門衛將軍持節恵州諸軍事恵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

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顔頵為周廣順功臣祖勲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贈左驍衛將軍考遜終繕部員外郎贈工部尚書妣杜氏追封馮翊縣太君

公少舉進士景徳二年中第授許州臨潁縣主簿歴杭州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尉皆以才能稱用知己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事移蜀州江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先是河決東郡歴歳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魯參知政事魯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時言水利害者甚衆魯公獨是公策即換北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者摭公所議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為鄆州兵馬都監移知憲州又

移鳳州階成二州接邊頗有内屬之户故鳳得以戎事制階成猶支郡前此屬户攻陷階州之沙灘寨公至郡馳詰其所究治叛狀實司牧都校趙釗者擾之公即譴釗道州諭以恩信酋帥皆款服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副使知丕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河至是幾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名歸奉使契丹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使還知慶州事明道三年詔近臣舉勇畧任邊者公為樞密直學

士李公諮所薦尋加惠州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是冬改元遷東八作使明年擢為西上閤門使旋改鄜延路兵馬鈐轄鄜延屬户比他路為最强多寵以右職要害部下恣誅殺敢為不法異時主兵者頗務姑息或利其善焉求取無厭公至凡所饋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然畏憚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鎮静之績奏留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府言甚切至詔就遷東上閤門使旋改四方館使始趙德明

内附先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道必從鄜延文奏非鄜延不得通自是文牒往返如鄜州元昊初襲爵土公即帥鄜延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戎落然歸罪别種以為辭公為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之兵敗於節義峰為虜所得公以文論之虜即以宗矩来還朝廷亦不發其罪寶元元年元昊大将山遇者率其族三十餘人来歸且言元昊不軌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彰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

其酋長内附者未嘗納之國家於徳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兒豈有毫髮負哉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為稱是中國大信天子含容之徳由吾輩所虧損也即令境上絶之其年冬南郊貢輸不至十二月遣其黨稱所置偽官以來公即拘其人於館亟以事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即與鄭公議奏以夷狄僭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天子方命師臣經畧西事所奏忤旨前此就移兼領鄜州至

是降授尚食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絶山遇事者又降為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之寢疾語諸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願一見上陳當今制虜之宜死且不恨今不幸遂塞而不伸乎以定康二年四月一日終於官年六十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一月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恍因遺奏特授守秘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焉公初娶張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

君二子長曰競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公之策羈縻示信躓而不復歿有遺恨匪身之謀唯國之徇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集卷十五

河南集卷十六

宋　尹洙　撰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奔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贈光禄少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公葬光禄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

年再舉進士中第歷宜州寧國開封中牟二縣主簿泉州晉江尉用薦者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蔡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轉司勲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還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兵部郎中移蘄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

人攜以歸其族從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
多士公晚輩穎然見文采亟與知名者游衆不敢以門
寒復公倜儻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假所不足於
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其果善士乃承其意後
皆重償之無一不報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間
言其人歿雖久有妄訐其知者公嫉之然身為著作佐
郎葬毋或率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葬親於禮
無歉者惡用賻為乃謝不受其為政待吏甚察然寛民

緩徑不喜刻削寀天長以治稱有錢蒙告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賫物疏惡喧噪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衆乃定璽書褒美屢平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白佐王府未嘗以柔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數月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慶仲寧州安定主簿慶歷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君之喪葬於河南之龍門山銘曰

閫放其通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豊其禄又奪之壽獨兹令名是謂不朽

故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深州博野人世衣冠舊族四代祖又賓當王景崇襲有鎮冀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

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諸鎮中輸貢最為恭順由庶子漸劘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辭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為王鎔賓屬於時鎔府號多賢士定辭嘗以掌書記聘幽州時燕客馬彧名北門舊儒以博洽相尚彧大屈伏昌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生廣晉府永濟令諱璆違張文禮之難從趙郡以文知名與李崧徐台符為友二公交薦其才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繼者李卒以兄子

歸韓氏實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
禎始遷相州安陽遂為安陽人屢為藩鎮辟署敏書奏
時推其能嘗寄真州清河作條教諭民以不擾能信其
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
太平興國二年天子初御殿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
判瀘州四年代還授太子右賛善大夫旋以例補外㥯
授安徳軍節度判官七年除秘書省著作郎監蔡州稅
雍熙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

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折司推官尋改主判開折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郎帖貼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為鹽鐵判又為左計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運使真宗聽政遷都官郎中還朝權判大理寺出知河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知潞州事景德三年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廵撫使入權開封府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權領曹州事及歸授太

常少卿知泉州事太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還道病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有五公為文章不尚靡放辭達而意不窘進止威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出觀者決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頤當且有酒其重若此雍熙中王師北伐聞高麗與契丹嘗為仇怨會公諭旨以分敵勢公至其王治畏葸無報復意公為陳中國威畧動以禍福乃承詔然遷延師期公曰兵不即發不若勿奉詔出不及敵

境不若勿發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十返治悍公堅正知大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韓光元朝趙抗兵二萬五千侵契丹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留館須其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遣人抵雄州請和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劉福作書與寧鈞致其情得寧答辭前後反覆無所依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興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難犯故所施置通久而少弊

臨上黨會契丹侵河朔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器供餉皆先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太宗親擇材臣有由外庭小官不旬歲柄用者公忠力不懈天子深器其能而為見忌者所排故位不甚進然益任以事留京師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事公為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真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百委公決之江外阻饑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請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

曰卿昔使髙麗故以選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性既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為推引更歷中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於時皆難其滯然公亦不壽故不究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𤼵所藴未甞沮撓又被顧兩朝為搢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既没泉人之有知者相與趍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圖營齋以報公德其寛愛感人至此公闓達有度量與人語言盡無隱非議戎事未甞及權數自以少孤見禄及親者必

憮然感傷篤愛親族姑姊數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為其婚嫁清約自守家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恩得任子多抑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終未官者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鄅王紹威之孫封宜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琉河陽司法參軍璩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女嫁西上閤門使髙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存者初司封登朝與樞

容並贈公吏部尚書慶歷三年樞密追榮三代贈公太
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
封趙郡太夫人曽大父贈太子少保妣張氏封清河郡
夫人五年二月某日樞密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
安陽縣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徳以世丁時孔艱東節愈厲公奮在初才
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勿墜亦既
立法究窮囧斁布威東夷申侃南裔維皇之咨宜輔於

治若時之贍則協於義年胡弗淑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蒼誰慰在子而昌實公之嗣衮服以章葬則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乎有家傳十百祀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琚字子温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諱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子凡有譔述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蔭試將作監主簿調饒

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郡守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鴻鴈來賔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束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直屬官畏慄益顧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吏愛伏王公嘉之遂不奪

其治且薦於朝用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内艱服除累

遷光禄丞秘書郎太常丞歴通判趙祁虔三州事虔於

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僞作冤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

者非久於政莫能辨公至會守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

俗不為聰明不作條教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

伏者自以為不冤召還為郡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

公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姓名置佩

囊中將薦之會薨遂寢初公在趙州曹韓公利用以其

鄉里善公之政及郡牧判官鈌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亳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黄州澤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宫白馬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為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西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宜州守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公上言蠻負險攻之則竄保巖穴嶁絶不可窮其迹置之則

時出侵掠恣為人害師久留屯復多疾癘物故為令策莫若盛兵逼其巢穴示以開納蠻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募土兵守其要害宜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糗具器械公處置皆有方不嚴其促辦而軍用以濟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一公性至清慎動自檢察他人視之以為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既歿撫養

弟姪極其恩意間或文酒相懽門庭之内自為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曲開論未嘗及以惡辭故皆率教誼競自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副使琦以慶歷三年追榮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府永濟令諱璆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禎贈太子太傅太傅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殁纔數月而逝四男景融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亡方彦試秘書省校書郎直彦孝彦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著

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殿中丞范寛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密奉太傅太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祔焉銘曰

度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公之行持清太髙寧或譏評篤愛過慈實其資性蹈中弗越秉常以正嗚呼厚其稟而嗇其享焉得以言命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贈緋魚袋盧

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内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參軍累調光化軍乾徳襄州襄陽二主簿夔州復節令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朝為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為水部司門員外郎凡歴知河南密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蒙州事白波發運判官最後通判河南府事寶元二年八月十日以疾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徳初以進士貢有名稱禮部薦在髙等有以先

相名聞者且白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吏部

復持公年未中格遂以閒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以

風節自勵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已不以上官不合易

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飢民發姦吏復逋亡所部監司以

其狀為薦相相繼始終以幹理聞能為古文章有集三

十卷别著晦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孫子三卷雅愛太

玄為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留一篇并序且曰後世

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姊妹子之無依者親為嫁娶

幾十人篤尚風義侍御史臧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亦不忌臧氏景祐中嘗得召對從容叙及丞相得罪事言已流涕上感動即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太宗後從來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公始生感家世蒙禍居常自傷至是五十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世皆異焉繇夫人漢相禹珪之女嘗丞相貴封幽國夫人公祖諱億少府監嘗贈太師母李氏鄭國太夫人公娶張氏封清河縣

君其父文勝爲達州司理參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
以兵死公之子九人戡臧瑊成戣鉞戩戒慼瑊有文行
早世戡成戣鉞戩皆幼亡臧以進士第爲河陽尉戒慼
並學爲辭章二女一夭亡一未嫁孫壽康壽寧壽祺尚
幼慶歷五年十月辛酉臧奉公及清河君之喪葬於河
陽某村之西北原銘曰
既艱其生又窒其仕匪俗以同兮將永躓公秉常兮方
以歷道不屈兮文益肆追命其先兮如始志惟此孝心

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使持節普州諸軍事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廵檢兵

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

户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澶淵徙河南今為河南人少

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法參軍越

州山陰縣秦州録事參軍遷大理寺丞歴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駕三曹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復為左藏庫使領普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凡歴監台州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邠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仕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椎州慶歴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性通其為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劇體鉅他人

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纖毫差失所至以材聞
在秦州會曹公瑋治兵扞戎命主儲餉曹公表公能辦
職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歳大饑公為坊
州出廪粟以賑民僚吏固曰必待報公曰民方徙溝壑
少緩之困將日甚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
之無恨公始縁曹公薦世多知其有武畧王丞相隨典
樞密言公策畧可試遂領使職及以疾致政還洛而疾
平會張鄧公以留守入桐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

之公重厚寛愛不務峻刻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一
善孜孜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下亦樂
為盡力劇飲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屯田員外郎母諸
葛氏追封永寧縣太君娶董氏封金華縣君二男沂右
班殿直炳河南河清主簿四女皆適士族慶歷五年七
月五日沂炳奉公之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銘
曰
君奮在初才克有試由中歷外以功以事智識無倫

宜輔于治年胡弗延莫則有制克振家聲在公之嗣

河南集卷十六

河南集卷十七

宋 尹洙 撰

故金紫光禄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宛句人大父諱某避亂徙河南遂為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太宗真宗贈

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母崔氏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為秘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中舍監騏驥倉西京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試賜進士第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司員外郎歷監香藥榷易院同判國子監判尚書祠部吏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為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中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罷知徐州更刑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書文

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移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加興州防禦使復永興軍鈐轄未至改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秘書監致仕慶歷五年閏五月一日薨於河南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七公未冠從英公鎮代地屬楊繼業初没敵數出擾邊英公敗之城下邀擊於土墱又敗之復用奇兵破其數萬衆於繁畤當是時代兵驟勝朝廷倚重英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令公

亦善騎射馳突往返幾危者數矣由是以智勇聞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將用之會英公以功入輔深抑子弟私恩故前勤不敘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令與寒士爭名訖英公再秉政仕不出箟庫景德初制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目試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為三十卷詔學士院召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宮事有大臣之言頗與當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喜

中河決東郡並河千里輸茭薪完復故道綦吏嚴期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請少緩之且損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采用焉在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羣醜寢騷公遣吏撫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謂吾兵力不制怠甚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來戰公分兵為二一鼓破之進拔其四栅夷僚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及代還朝廷褒之為開封府判官自是數進見所論多邊事嘗曰敵貪而尚戰國家羈縻二

方予厚而備弛非久策也然羌必先叛其酋悍而不仁
始嗣而用其衆西凉故地且盡之矣恃其武必肆於大
國及換使職不三年夏貢不至朝廷思公前議進領團
結往復西師辭日對數刻訪以九事一國體二易義餘
悉兵家奇正之説公敷答明審上慰遣之在鄜州范忠
獻公鎮於延安以舊臣密訪計議公以敵勢未易輕凡
戰鬬戒在趨利未幾劉平石元孫敗没黄德和遁還延
州不納又走鄜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也

乃納之拘徳和於館撫其傷夷鄜城大而不完公方議新之會敵兵縣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知兵上下恟恐將奔竄山谷公舉錯不失常度號令齊一嚴外候謹門防籍入而禁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者幼疲癃使之各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姦莫能窺其隙敵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且許便宜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興西師遂以疆事自力至是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軍公復内徙迺曰吾當得請矣卒如初志公

漸英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為任凡治民必本風俗尚儉
節教之植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蒙其利而懷其愛其
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抉隱微數議刑章或
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術明治亂陰陽
象緯之書蕞詞萃說錯見幻出世所難曉者公鈎淵發
原貫穿條理無不浹洽尤長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辨
其所以為勝負施於今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
用良宗族因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問疎近皆以年

為先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局逮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秘書還第體强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罕其比有文集若干卷别著刻漏記花木縮二卷夫人吕氏封馮翊縣君以次子讓例恩追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皐終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次未名早世次子憲刑部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育女三人二早亡一適崇儀副使馬成美慶歴七年二月某日刑

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其銘

曰

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諱兵為凶公奮獨議備

兹寇戎公守於鄜敵侵其封保無堅壁戰無選鋒公實

始至羣心未通士民惴恐誰謀之從公一號令其趨如

風鼓金其聲旌旗其容敵知我備莫予敢攻内外安堵

緊公之功公識孰先公才孰雄孰艱其位有志弗充於

昭太師元台上公公實嗣之顯而未融世德益茂陽報

其豈有子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直史館柱國賜緋魚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士皐字叔謨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奭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於家識者以為必能繼乃祖丞相之列雖吾兄弟亦推之曰是將復興吾宗不幸始壯被譴遭回坎壈以至於歿得非命歟今年其仲弟子憲

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歷七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予獲見於公固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易意者子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紓予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與公始遷河南祖諱齊賢司空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秘書監母呂氏東平鄉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年甫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英公奏授校

書郎館閣讀書於時朝廷尊瑞命修禮文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其華潤典美布於人誦者葢才一二公雖齒少秩卑而常得預焉由是天子知其名擢為著作佐郎諸公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萊公深器之會留守西都奏掌磨勘勾院實主記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年縣事轉秘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雍喪配萊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萊公罷相始婚於寇氏及其南遷公坐姻戚出監

西京監院餓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理寺丞久之代還
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殿中丞知河南縣
治尚寛平獨吏為嚴民有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繩以法
故去而見思歷太常博士監西染院進屯田員外郎判
吏部南曹明道二年今宫傅李丞相秉政莱公事得雪
復公史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禮院逾年李丞相罷
為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厚
求易他郡得邛州未行改通判鄧州州將素貴他時佐

郡者多詘禮事之公曰朝廷之儀貴賤有常制茍過之非所以愛國體安大臣也持已必以禮無毫釐過差人以為難轉司封員外郎寶元年還朝命決畿内獄未幾暴疾數刻而亟年五十有一公生貴家少年取聞於時論議有風采惟韻格素髙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坐萊公事嫉惡者皆嫉之及李丞相罷與李異者復擠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世所謂朋黨者果在此耶在彼耶人不吾辨也公既見擠廢官於洛及得告前後

幾十餘年洛中有英公别墅嘗與親舊縱游觴詠自適向時榮名擺落迨盡搢紳有驟為時用者公禮之如進在已先循循然不憮於色他人閔公不遇為窮公不自窮也有文集若干卷娶白氏繼寇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衮舉進士今亡仲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詘辱為窮然死之日曽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没其名猶存必視

其鉅細為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忌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繇不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窮況其歿耶然公之才名卒顯於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聞喜尉换州司法再調湖州録事參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秘閣校理歷太常

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亳潁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於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為兵而羣下搔動由籍不先定故也今英君覈民數於籍十一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十者皆勝兵部伍有等更休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制書皆推本仁義節制之説於時號為壮州大儒及在秘閣陳導

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此可遂復故道及天禧後河數決命公馳傳行堤公守前議稱勿塞便執政者意異議遂革後既塞復決卒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中須物黄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憑由司議令諸司驗璽文乃承詔遂爲常制丁晉公秉政公掌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寖不喜公求治亳州章入命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或爲公憤者公曰吾得請

矣終身無一言及丁氏九爲郡不煩條教不嚴期會所至人安其治有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譽其長而進其未至其志在奬發如此文章尚典正最明於制度羣書百家無不通尤邃地里志天聖中頗用舊老典贊書公在儒館德齒俱先又素望甚高而以足疾頻求外郡庸非命耶所著文集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於州里贈衛尉卿諱筠扶風縣太君耿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以柔明御家以慈

肅後公十二年以慶歷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終於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旦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子未名早亡二女長適鄆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適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閎次並幼初公守武當道南陽愛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君既殁其九月仲昌叔旦護其喪自壮幽來歸南陽伯昂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年十二月庚申合

葬於鄧州穰縣禮義鄉子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性質而明志厲而堅在儒為醇在德為全導河以勢籍民以年議無汙畀辭追古先始葬於穰自公所遷勒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并序

南陽掾任掾告予曰掾不幸始生而喪先人養於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月有稟入以遂

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汝州郟城之某鄉某原頹寘方石以銘某諱氏予閔掾艱窮奮厲以克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人之行實故為之誌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盡明其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公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倜儻尚義節君不專以經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禮異加强記絶人趙公甞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默誦咸平初中第補京兆髙陵尉再調瀛州樂壽尉居官頗有

薦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於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掾今為君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逾月傳載改葬服緦者謂葬不如禮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陰陽之說有再世未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歿四紀而始葬其嗣非不為蓋不能也殆與前所譏者異矣

祭僕府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資政殿

大學士僕射國相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文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以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憮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録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褻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祠閤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徳望固為前輩至於年齒才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於白首故別去不甚為戚戚相遠不數為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以仁厚論者咸謂宜貴且壽況復術士言與論者頗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訃之日既駭且疑公體素强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宜謬異若此豈傳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顔子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

信雖體強無疾寧必其長年耶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

某與公別五年嘗以書期今年秋往詣郡下前日叔謨

来言公於客坐中目某信士期之必至而某用家事卒

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為無驗此大

慽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汲汲於一見向

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

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已

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

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私恩其爲𠀤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河南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卷十八至二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邱錦雲

河南集卷十八

宋　尹洙　撰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洙右臣伏覩朝堂榜示范仲淹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勑辭内有自結朋黨妄為薦引之言臣識慮闇短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藉藉多云臣亦

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他事被譴臣固無預今覩
勑意乃以朋比得罪臣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薦論
猶當從坐况如衆論臣則負罪實深雖然國恩寛貸無
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靦面目况余靖自來與仲淹蹤
跡比臣絶踈今來止以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
免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泰

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某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
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
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
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說隋煬帝
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
者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

年為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于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强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寛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

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令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陛下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埀信于天下也曩時民間聞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陛下意移矣

忠言者以陛下信之不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毋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阻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阻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

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詳内府豐匱之數但見取于民者日煩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用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為賜與所費然下民不可家喻而户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

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說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與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裔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兵革之患庶乎息矣伏惟陛下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甚實亦

天下幸甚干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宜務大體疏為進奏院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譏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究隱發微

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
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節始
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
年位尚輕頗或疎縱及責少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
於世樹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
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同動輒得咎刻薄
之風寖以成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為二三子
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

開釋豈搏擊之言易以進寛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釆漢臣窺私之誡鑒呉主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寛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纎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源誣罔朋比循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幸甚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終耳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覆其

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修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

諫臣在唐文皇上修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修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以進用者姓名詢于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

事見疎又詢于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進貞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鑒治亂莫若前代
然於事易考於時易通則莫若世數之相近者故周書
無逸歷陳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為
方今憲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法之盛者在于太宗舊史
具存爛然可述臣洙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尊號皇
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儒術書契之所傳搢紳之所道
無不該綜浹洽窮其淵源固足以上考古先憲章百代

者矣竊惟聖心所慕當追先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虞賤臣區區獨以謂政教威賞未臻乎貞觀之治輒取唐史官吴競所録貞觀時事切于今者得十二事呈獻伏望陛下留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行之則貞觀之治不難企及由貞觀以復三代由三代以致唐虞豈遠乎哉在勉于初克于終而已干冒旒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水洛利害表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管勾涇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復修水洛城事臣本路將佐前見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說曾未逾月復見興作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廣臣且置而不論所慮者既城之後為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害為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昊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槩說者以衆寡之勢不

相倂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為聲勢者獨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纔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張敵勢此為害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寖以愁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倘復發兵援送則所費

彌廣所為重傷民力減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為害二也其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綏之不能伏為我之寇讐者賊昊而已西蕃種類于國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昊內實樹怨于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羌夷之為患多矣今西蕃種落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不相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深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

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于疆埸侵寇之患是又生一昊也所謂為國生事而無損于寇儺此為害三也賊昊前寇山外獨黨留麻毡部落氣類附虜為虐不聞水洛種族籍虜勢為邊患也今則通賂于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為援為之鄉導當是時少出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敗之勢未决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為害四也然建謀者必以通秦渭之救兵為國家

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水洛虜知救兵必出于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水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强中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削兵本兆禍階也臣識慮淺近然在

邊界歳耳剽目睹事頗熟習又幸得以諫名官豈容默默無所開陳伏望聖德博詢衆謀慎重兹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

河南集卷十八

河南集卷十九

宋 尹洙 撰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機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誠陛下慮邊事之深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二刻其間或進擬除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以至來春必為大舉之

勢若更使得志則陜右可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别于便殿延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為守禦之畧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便宜如允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畧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劄子

乞講求開寳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畧輕其秩所以假其權厚賜與

所以惜名器伏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則西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為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宸斷則聖神威畧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于軍中孰不盡節此兩事乞留中省覽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為請朝廷既熟聞

之必以為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説依違未能感悟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鄙諸將人人皆請益兵未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况强而使之此必敗之理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俯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深來

冦鈔以臣料之必謂朝廷怠于禦備乘此間隙勢將大
舉若所過堡塞委而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恐未有
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涇州止及
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千人若虜衆大至
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其攻城不患其求戰惟患其
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涇渭之城為自守之壁引衆前
進大為俘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
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

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賊勢方鋭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未敢南向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貴在速决

論遣使不當强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盡有决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朝廷强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凡能自陳効用臨事猶或敗衂若其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詔諸路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

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盡與應副若自陳不堪其任并所説迂遠者乞移任内地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大將處最為急務雖聞已命邊臣處置臣尚慮諸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致遲悮盖緣賊兵數少其寨柵亦可禦遏若大隊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省然邊臣慮見將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

之人言其不合去却寨柵致得別無禦遏懼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專委近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貴蚤聚得兵馬在大將處以為禦備

乞討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詔下帥臣其如至今未見次叙方今

虜勢驕盛雖未來寇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後正是朝廷計置之時望陛下惜分寸之陰深為禦賊之慮凡所更置特出睿斷勿令淹久失于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傔從

臣竊見近降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絶人或諳悉邊防事宜而不通方畧舉其人才未足應詔棄而不録又似遺才臣欲乞今在邊臣僚見總兵要者各許召募人作牙校

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俟其功効粗著即乞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于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令具名聞奏隨才録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逐歲除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贍給臣昨受命西行在西京已有两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於邊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衆况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為之爪牙伏聞太祖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溥董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傔從為其

親信先朝賜與既豈或更假之權利此事當載國書伏
望聖慈講求故事斷在不疑

乞省寨栅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言中國馬力不能
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獨秸
其佑甚重邊人畜馬為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損其馬
之所食以鬻于官此不獨虚費國用且又瘦瘠彼土良
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歩卒不願遠發騎兵

臣欲乞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駑弱者退還仍每揀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補之不惟減省邊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為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敵衆大至必不宜與之平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留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無不驍勇然怯弱者亦

多未曾訓習武即令其戍邊恐臨戰退縮更至敗事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材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三將虞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强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錢粮三百文至五百文為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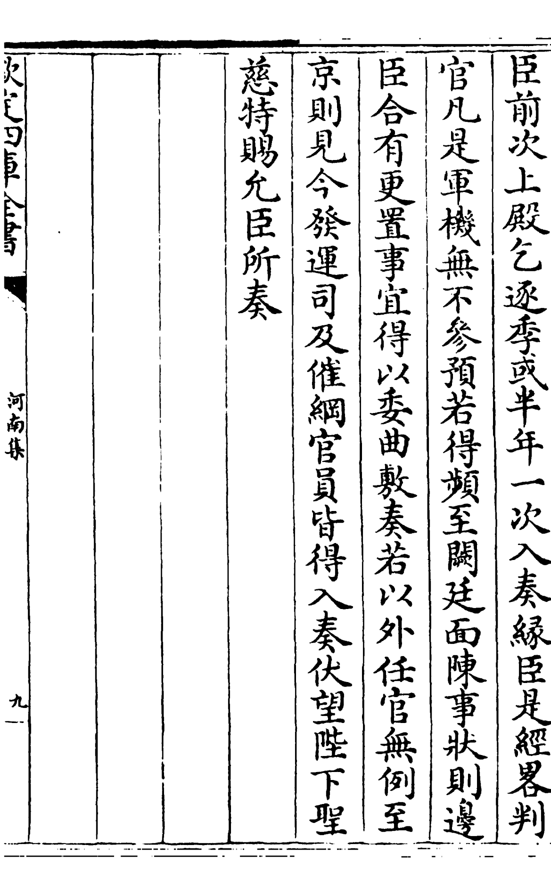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鬻爵者參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為兩等百石為下爵許用銀為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為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襟飾用珠金笞罪及誤聽其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考試州府吏人至職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封給爵牒空名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司陳牒即時給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

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借有爵下爵借上爵請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朝廷别定爵名應有條例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州臣小計之不減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三百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日之内此錢可足臣乞預借錢三十萬貫充涇募兵候收到入粟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支充西邊軍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畧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竦等如有處置邊事若只飛奏恐朝廷未盡知得彼處事機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粮運等臣尚未細知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闕廷方敢陳奏仍再降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允臣所請乞降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畧判官凡是軍機無不參預若得頻至闕廷面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宜得以委曲敷奏若以外任官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得入奏伏望陛下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集卷十九